

“革命是大衆之偉大的教師。革命時代之類百萬的人們在每一星期比在平時的夢樣的生活的一年還要學習得多。”

“不犯過失的人並不是賢者。不犯過失的人是沒有而且是不會有的。不犯大的過失的人，又雖則犯了過失而能敏捷，容易地矯正的人，才是賢者。”

社會穩定與社會混淆

方 文

(一)

人類社會不是個固定不變的東西，乃是個無時無刻不在變遷的有組織的大機體。正因為社會是變遷的，所以社會現象就發生穩定與混淆的區別。這種穩定與混淆並不是偶然的社會現象，乃是有統系有步驟，在社會經濟組織影響之下，可以預知其因果的。但是這裏所說的因果並不像中國舊小說中所謂“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所謂：“治久必亂，亂久必治。”那樣定命論式的說法。我們承認社會的穩定與混淆中變遷的步驟是在人類活動中造成的，並且能憑人力指導的，可使之緩，并可使之促。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憑藉着我們的能力，用科學的方法，按我們的利害，而使社會造成我們理想中的社會。社會不是上帝手造的聖工，萬古不許移動，社會也不是古聖先賢遺教的實現，必得垂之不朽。社會

乃是在某一時代，而形成該時代的形式，這形式就是人與人間的勞動關係。勞動關係也就是經濟關係，其中包含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就是造成社會穩定與社會混淆的原動力。所以生產力與社會遷變有極密切的關係。

現在我們用科學的方法，尋出社會的穩定與混淆的原動力乃是因為生產力遷變的關係，並不是定命的自然循環的關係，也不是聖人豪傑出沒的關係。詳而言之，社會中生產技能同社會中經濟關係發生衝突，那就是社會混淆，當生產關係發展到某種程度時，人與人間經濟關係也隨着重新規定了，社會也就穩定了。不然社會必失掉了均衡，那就是說社會組織不能永久拘於固定不變的形式之下。

但是經濟組織的重新規定不是立刻就辦得到的，預先必得重整人類在政治社會中的關係，同時法律道德及其他各種標準也必得重新估定。那就是說整個的社會心理與社會理想必先有了新的更變。社會經濟制度動搖了，隨着造成了內心穩定的動搖。因為動搖才能在新的基石上造成新的心理與理想。

人類社會是個大的機體，這機體的各部分互相適應得調協時那就穩定，但是失之調協就是混淆。從混淆再恢復到穩定的狀態時，有時不是能用緩穩的互相適應方法所能辦得到的，而必得用一種急驟手段，使社會的經濟關係達到新的規定，社會才能再趨於穩定。緩穩的適應就是進化。急驟變更就是革命。自然我們承認社會的各成分全在不斷的進着，但是進化步驟的速度則各不相同，如

同在手工業時代及家庭工業時代的生產經濟組織到了機器工業時代自然就不適用了，因為生產技術進化了生產的經濟組織也必得同時進化到相當的程度，社會才依然的穩定不致於混淆。不過社會各成分進化的步驟不能那樣的整齊，經濟組織有時必得經一番急驟變更，社會的生產力及其他的成分才能進化，不然其中必起種種的衝突。所以生產力同經濟組織發出衝突時只有革命才能解除這種衝突。

革命就是急驟的遷變，上一段裏已經說過，雖說急驟，但不是偶然造成的。

(二)

革命的本身也是一種進化，從一種緩穩的進程中達到一種急驟暴發。有人僅以為急驟暴發是革命，其實暴發不過只是一種記號，藉以表示社會的變更已經正式發動了。法國大革命之推翻專制與封建制度並不是革命暴發時造成的，暴發則已證實政權由君主移交中產階級了。君主所以失掉政權的主因，乃是因為工業制度之勃興與經濟組織之遷變，造成多數有財富有知識的中產階級。這些人產生後才推翻了法國的老制度。假如沒有這些原動力，只有當時的暴動，恐怕魯易王第十六很容易制止住的。蘇俄的革命也是一樣，自然在俄國革命時并無資本家同勞動者猛烈衝突的歷史背景，但是這個革命使我們認得更清楚現代社會的統制正是從大銀行家大商人的手裏移交到挖煤礦的與開機器的勞動者的手裏。他們能

使全世界的人餓斃。然而他們能得到這樣大的勢力也不是偶然的，正是因為生產力與經濟制度變更的關係。大城市的發展，大企業的建設，機器的進步，交通的發達，這些全是改革近代經濟制度的必要條件。生產力進步到那種情形，舊的經濟制度之不能適應，很容易達到革命的暴發。所以革命之暴發，在人類社會組織中是決不可避免的，並且我們在現存的經濟制度狀況上能夠預定其發生的。這就是科學方法的能力，科學態度的準確，因為我們已往的態度只是盲目的保守固有的組織怕牠發生什麼混淆，既到了混淆時期，又夢想着真龍出現或救世主降臨。而全不能在社會現象上著眼，以考察出社會穩定與社會混淆之必要條件及時代的需要。

能夠改正這樣的態度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而站在時代的前邊，才不致於落後，才不致於反動。我們承認社會穩定與社會混淆是互換的社會象現，每經一度互換，社會則到了一種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社會的經濟組織人與人間的勞動關係必有新的估定，那就是進步。我們考察人類社會組織從游牧時代到部落時代又到軍權專制時代再到封建時代，從封建時代又到現代國家民主時代，將來又有國際大社會組織的實現。在這些時代的嬗變中，從這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必藉着革命的手段才能達到，由此我們更可以知道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必有的象現。只要我們認清楚牠的進程，我們就可有正確的努力。

(三)

在前兩段中已經說過革命的起點總是由於社會生產力同經濟制度的衝突。在這種衝突中，使舊經濟制度下的被壓迫者擔負一種新的使命決定了他們的新意識。所以每次革命最必需的條件就是使那新興階級的意識的革命化。意識革命是推翻舊社會的第一步。

社會的改革固然建築在經濟基礎上，但意識也是使社會穩定與混淆最要緊的東西。假如被壓迫階級對於現存社會發生敵視的心理，現存社會一定要混淆的。所以無論那一種形式的社會，牠的穩定必定因為社會心理同社會意識是協調的。假如社會某一部分發生了新意識并且能夠同舊有的社會意識對立時，前者對後者必下一種猛烈的攻擊。這種意識革命的發生就是因為客觀的環境使被壓迫階級到了不能忍受的地位，使他們覺得在現有的社會組織上絕對不能得到絲毫的進展。當社會失掉調協而到這種地步時，社會的均衡一定混淆，并且在固有的社會組織上一定不能再得到穩定，必須由新階級的新意識創設新的社會組織，然後社會才能再趨於穩定。達到這樣的穩定時，社會又到了一個新階段，新時期，那就是所謂革命的成功。

意識革命之發動，或社會心理之遷變，大概先由知識階級之歸依：如著作家，新聞學家，演說家，藝術家，教師等。因為他們的功用就是領導公共意識，假若他們的意識是仇視社會的壓迫階級的，公共意識自然要受他們的影響。固然知識階級在革命的戰壘裏，不是主力軍，但他們在革命的史程中對於轉變社會心理是有很大的功

用的。

社會裏包括三種人：剝削者，不生長的勞動者，及生產勞動者。剝削者統治着社會而榨取他人的勞動，生產勞動者是維持社會平衡最有力的人。不生長的勞動者那就是知識階級居於其他二階級之間。

剝削階級占全社會的最少數，但是他們能統制着全社會，因為他們能夠勾結知識階級共同壓迫生產者而握住生產機關。

知識階級也占社會的少數，他們沒有多少財產，只能仰仗着剝削者給與他們一些薪俸。他們的職務就是維持着現有社會剝削者之『所有權。』

生產勞動者占全社會的大多數，他們的財產很少，或者一無所有，他們同知識階級一樣也是仰仗着有資產的剝削者得一點生活費。

少數的壓迫者所以能夠保持那壓迫制度，就是因為知識份子能為他們利用。被壓迫者數目雖是多，因為他們不容易覺醒階級意識，組織不完密，訓練不健全。這時所仰仗者即是無階級意識的知識分子。

社會壓迫的制度，並不是起始就那樣，因為每種制度在初採用時一定比以往的制度好。但是無論牠怎樣的好也只能適應那種時代，過了相當時期就變成了壓迫人的制度。人們就要覺得這種制度對於自己的害處很大，對於自己的壓迫很強，但大多數民衆只能感覺到這種壓迫，而不覺得其原因。在這時思想先進的知識份子已

經覺察出社會混淆的原因了，而起首對於被壓迫階級發生一種同情心；並使他們覺悟到他們被壓迫的原因。每當社會在混淆的迷亂狀況之下，首先指破這迷徑者多是知識階級。但是只有指示，而不能發動革命；必得到大多數被壓迫的民衆覺悟出他們所應走的路，養成新的意識 堅強的信心，跑到革命戰壘上去作主力軍，如此才能推翻統制階級，完成革命。所以在革命期間民衆的經濟狀況是與革命成功與否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四)

我們在以上已經看見經濟條件與革命有很密切的關係了。無論在那次革命總是因為民衆要在舊的經濟組織裏求解脫，而完成新的經濟組織，經濟的激動力可以使着人格外努力，可以使人勇往直前，沒有這些力量就沒有革命可以成功的。在起首被壓迫者對於本身窮苦之不滿意，同時對於壓迫者的財富發生一種忌恨，這種意識的漸漸增高，又經先進的知識階級的指示，使他們確信了他們的能力，最後的暴發那就是革命的佈露。千萬的農民急於有田種，成羣的苦力急於找工做，他們眼望着壓迫他們的階級，時刻打算收沒了他們的財產，在這時他們對舊社會的倫理道德的觀念全發生了疑問 這種新觀念就是革命羣衆的新意識新公共意志，新的社會心理。

在法國的大革命中農民會努力的參加去推倒舊的制度，因為他們感受着生活的艱難，渴望着得一些田種。當他們還未發生新意

識新道德觀念時，只怨恨自己的命苦，而不知道怨恨壓迫及剝削他們的封建制度下的公爵們。不勞而食的公爵們把田租給他們，他們受盡辛苦，結果所得無幾，不足以維持最低的生活。他們雖是愚笨，後來漸漸的使他們想田地的主權問題，他們心裏要懷疑為什麼公爵們擁有萬頃良田而他們不能佔有半畝呢？公爵們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但是却過着窮極奢華的生活。他們終日勞苦，却仍是不能謀一飽呢？牧師們告訴他們說這是上帝的意思。牧師的話在他們腦中曾印下過很深的印象，這就是他們的舊意識。然而漸漸的因為經濟的壓迫日甚一日，他們的問題，以為牧師的解答不圓滿，又因為知識階級的指導，他們尋到了新的解答：田地應歸他們所有，因為他們是耕田者，是使田地生產者；假若田地應歸他們，那們公爵們不就是強盜麼？這種新倫理觀念使他們失掉畏懼與崇拜他們的主人公爵們的心思，這時他們意識上已經有了革命的準備了。這就是意識革命的程序，在革命爆發以前，大多數的農民在幻想着如何能從公爵的手裏把田地奪回來，這種幻想在他們心房中燃熾着，自然要參加革命事業。

民衆的要求在先進的知識階級指導之下造成一種社會的幻像，這幻像就是社會公共的目標，也就是他們的新天地；牠能影響大多數的民衆，牠在社會中有很大的動力，牠能使慳吝的人變成仁慈的人，牠也能使仁慈的人變成慳吝人。歷史上每次的革命必得建築在這種力量上，那革命才能成功。古代的基督徒相信基督第二次降世。這種幻像曾使無數的信徒殉難。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幻像是自

由平等博愛，也曾使無數的民衆爲這新信念而流血，革命後的法國就是建築在這新信念上的，俄國革命也是如此，他們的領袖列寧等併不像普通的政治家一樣，他們乃是堅信着一種新的主義，他們以爲非如此世界不能得救，他們的軍隊狠不齊整，但是他們的革命民衆在他們的信仰上使他們勇往直前，結果他們能戰勝英美各國極完整的軍隊而完成蘇俄革命。

由以上兩節可以看出意識革命化的進程了。以下我們要知道意識革命後的革命步驟是什麼呢？

(五)

在社會的混搖期中，現有的制度到民衆的生活起了極大的衝突時，在民衆的思想上因受着實際生活的壓迫起了變化，又經先進的知識份子的吶喊，震動了他們的耳鼓，漸漸造成一種新意識，那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後，就要在行爲上有所表現，他們的行爲首先要同現在的社會組織發生衝突，那也就是同現有的政治當局發生衝突，因爲維持現有社會制度的就是現在的政府當局，被壓者在行爲上要集全力去推翻政治當局，這就是政治革命，被壓迫者要奪得政權，取得政權後，他們把舊的組織拆毀而建設新的組織，在這新的組織裏一部分是舊的成分，一部分是新的成分。我們須得認清這一點：革命者取得政權不是說把政權從舊的政治當局交到新的政治當局就算完事，必得把舊的權勢者打毀而建設新的權勢者。政治機關是統制階級權勢最高的表示，假如統制者之權勢不受損

害，那革命就是失敗。革命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先搗毀舊的統制者之權勢。統治者之權勢大部分從軍隊的權勢裏表現出來，所以搗毀統制者的權勢必先影響他的軍隊。在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也是先搗毀封建公王的統制權勢及他們的軍隊而設建革命的隊武與政權。法國革命也是搗毀舊的武力而建設新的武力。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在他們取得政權的方法也是如此。

關於破壞這一點常使許多人怕革命，以為革命的壞處就是破壞，毀滅，紛擾，其實這種說法純粹是一種道德先生的見解，而忘却觀察社會組織的興廢問題。政治是經濟制度最集中的表現，要打算改變經濟制度必在政治上先有改變，但是統制者是不許對現有制度有什麼改變的，因為他們的生命是建築在舊制度之上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非用搗毀破壞手段是不能成功的，所以說革命者對於政治革命不僅是奪取政權，並且還須搗毀統制者的官能，而建設新的組織，那就是重新規定人與物的新關係，而接照着新的意識，新的理想。

(六)

革命的第三個時期就是經濟革命。此時革命者已經奪得政權，立刻就當運用政權搗毀了舊的經濟組織而建設新的經濟組織，也就是把舊的生產關係全盤的革命化了。但是立刻發生一種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怎麼樣去開始這樣工作呢？這個工作比較難於下手，因為牠能影響全社會的整個的生活的搖動，生產關係 壞在重新

規定新關係的期間，社會必感覺種種不安，經濟利益的互相衝突，生產力的低落，工人的失業等現象全要發生出來，正因為如此，所以許多人全要避免經濟革命，他們以為經濟革命的破壞性太大了，其實經濟革命才算革命，只有經濟革命，全體民衆才能得到生活上的改進，只有經濟革命人與人間的經濟的關係才能重新規定。

政治革命，只是統治階級的更換，假如不繼之以經濟革命，那政治革命是無意義的。因為政治革命是手段，經濟革命是目的，必能完成經濟革命才算真正革命。但是在中國幾千年來歷史上的革命，多半是政治革命，只是換一換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在經濟關係上沒有一點變革，所以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制度永是不變的。只因未嘗試過經濟革命，就永遠怕經濟革命，以為牠把社會動搖的太利害了。自然這種革命是與思想革命，有很密切關係的，昔時革命者的思想，把民衆的生活基礎建築在『人』上，真龍就位，天下必慶昇平，革命的結果，只是把政權從這人手裏拿來交給另一個人罷了。現代的革命者的思想，乃是把民衆的生活建築在經濟組織上，在生產關係上使之同生產力得了平衡，這種工作不是容易舉行的，第一必先推翻舊的統治階級，因為舊的統治階級是建築舊的經濟組織上，故此政治革命是第一步。在第一步的程途的出發點，必得根據那澈底的思想革命，才能走入經濟革命，不然也只是換一換統治階級而已。

然而大多數民衆常是不了解經濟革命的意義，以為政治革命就夠了，不必再深一步向前走了。因為在現象上 政治革命後，一切

全照舊，以為社會就此十分穩定了。假如要發動經濟革命時，新的經濟規定，同舊的經濟利益者發生衝突，又加生產力在過渡時期的低落。這些現象常使人不願發動經濟革命，把不健全的社會仍然付託在新的統治者的手，一絲不動，這種表面的革命倒常使人們相信的。重新建設的真革命除非有很澈底的思想革命時，很難被了解的。

因為如此，所以在革命期中，最澈底的革命者常是不能得大多數人的了解而暫時歸於失敗，穩健的改良派，這時很容易操得大權，他們把一切的社會現象盡力的使之歸於平靜，在表面上掩飾，對於舊統治者妥協，對於社會種種組織仍守舊制。他們以為這種使社會從速歸於平靜的辦法，就是革命的成功。他們原有的一些革命性現在已經消失了，所以只有敷衍，求表面上的平靜，不敢從事根本的改造。這種辦法，在一時也能得到大多數人民的信慰，以為在最短的期間，真可以把社會穩定了。所以在革命的初期，政權是落在他們的手裏，在法國革命時，穩健派也曾得勢一時，美國革命時，曾有些主張不脫離英國，俄國革命，克倫斯齊 (Krensky) 也曾得勢一時。但是這一派只是在一個短的時期能夠握得統治權，其實他們的統治基礎同舊的統治者的基礎是一樣的，不穩固未曾有絲毫的根基，只在外表上換一換統治者而已，當這穩健的改良派得到政權後，同時他們那一些模糊不清的意識也消失了。因為他們沒有意識的基礎，他們的統治權不久也必隨之搖動，而被那般澈底的革命派推翻他們，奪得他們的政權，然後才走入經濟革命的途程中。因

爲那般徹底急進的革命者在艱難的爭鬥中飽有經驗，他們的階級意識是很堅強的，他們是勇敢的，能幹的，有決斷力的，所以他們才能看穿表面的掩飾，在種種的困難中，堅決地實行那最徹底的革命。

(七)

總結以上幾段，我們可以知道由社會的穩定期中而陷入混搖期中，其原因是因爲生產力同生產關係發生了衝突，舊的生產關係不適用於新的生產技術，同時舊的生產關係限制住生產力再不能向前進步。因爲如此，整個的社會現象必要混搖起來，這時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衝突，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衝突，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衝突，這混搖的結果就是革命。革命的步驟是由意識的而政治的，而經濟的，直到新的統治者握得政權後，把社會的經濟關係重新規定了而不再妨害生產力的進展，這時社會才能再趨於穩定。也就是整個的社會從舊的組織達到新的組織裏來，這就是經濟革命成功，社會革命的成功。